

白居易做过的几道模拟题

文/夏坚勇

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白居易当年在进士科考试中名列第四,接着又信口开河,说“差一点就是探花”,这就说错了。所谓状元、榜眼、探花是宋代实行殿试制度以后才有的,唐代没有探花一说,因此,即使白居易的名次再进一位,也只是第三,而不是探花。

白居易进士及第以后,又参加了由吏部组织的释褐试。释褐就是脱去平民穿的粗麻衣衫,也就是说,只有通过了这轮考试,你才能脱去麻衣而穿上官服,而且考试的名次越高,所授的官职也相对越好,可见兹事体大,虽不能说一考定终身,却能决定你会不会输在起跑线上。如果说进士科考量的主要是文才,那么释褐试侧重的则是吏才,一般是拿两个案例让你分析,要你写出判决词,除了要求文理通达、有辞采,更重要的是看你处理政务的实际能力。为了应对考试,考生们往往要做大量这方面的练习,即使像白居易这样天资聪颖的人,也不敢偷懒或耍大牌。他和好友元稹几个月足不出户,作了许多模拟考试的策文。后来他自己回忆,在那段时间里,他几乎“不遑寝息”,以至“口舌生疮,手肘成胝”。据说白居易做过的模拟题竟有上百道之多。好在《白居易集》中收录有部分题目,我们不妨挑几道出来看看:

其一,甲的妻子在甲母前骂狗,甲非常生气,要把妻子休掉。甲妻来控诉,自称没有违反“七

出”条例。甲说,妻子犯了不敬的罪过。

其二,甲准备把女儿嫁给乙,乙送了彩礼,而后甲又反悔。乙控诉甲不守婚约,甲说没有立结婚的契约,不算数。

其三,甲的牛把乙的马抵死了,乙要求赔偿。甲说牛马是在放牧的时候相抵的,请求赔半价,乙不同意。

有意思吧?全是家长里短,鸡毛蒜皮,但要判得合情合理,还真不容易。都说科举制度害死人,其实那是到了明清以后。在唐朝那个时候,这一套文官选拔制度还是很有道理的。仅就上面的几道模拟题而言,我倒觉得对来自底层的草根考生相对有利。也不是说这类题目就能考出多大的真才实学,但你至少对社会生活要有所了解,而且还要通达人情事理,用现在流行的说法,叫接地气。什么人接地气呢?一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,一种是来自豪门世族的纨绔子弟。面对这种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的题目,他们大抵只能像盲人分大饼一样,瞎掰。

更可笑的是,有些人甚至连瞎掰也不会。

唐代张鷟的《朝野僉载》里记录了一个这样的故事,有个叫沈文荣的人,考前足足背下了200篇判词,可到了考试时,却连一个字也写不出,交了白卷。别人问他怎么回事,他苦着脸说,试题中的案情与我背的都不同;有一个挺相

似,可人的名字又不一样。还有一个关于水磨案的,我背的案子发生在蓝田,可试题中的案子却发生在富田。你看,就这种猪脑子,日后怎么能当官理政呢?名落孙山,活该!

这位沈某人是一个死记硬背的典型,另有一个官二代张爽参加考试,主考官见他老子很得皇帝的宠幸,想借机巴结,就让人替张爽作了判词,并取为优等。这事后来被人揭发出来,告到范阳节度使那里——该节度使就是那个把唐王朝搅得天翻地覆的安禄山,安禄山立即向唐玄宗报告。玄宗很生气,下令重考。这下张爽就活丑了,他也和那位沈某人一样,交了白卷。

白居易是从底层走出来的,他从小就跟随母亲远走江南,后来又辗转河北山西,在漫长的颠沛流离中,他对社会生活应该有更多的关注。再加上那段时间精心准备,他考得不错,顺利通过了释褐试,不久就被派到长安附近的周至县当县尉去了。

我一直觉得白居易做过的那几道模拟题挺有意思,曾试图用文言文写一份判词,终因国学根基太浅,只得作罢。■



眺
摄/赵小

退思园主行迹考

文/陈歆耕

估计这标题,会吓退一部分读者。笔者关注点在“退思园主”,而非退思园。

退思园是同里诸多人文景观中的招牌菜。

粗略地看过去,江南古镇,似乎大同小异。只有细心的观者,才会咂摸出那些精妙独特的个性所在。

品鉴退思园,岂可忽略造园之主乎?只有进入园主的内心世界,才能更好地体味园内花草承载的情感意味。

退思园主任兰生,入仕是通过科举考试,还是清代另一种入仕的途径——捐纳?任兰生被人弹劾削职还乡,是因为镇压捻军不力,还是因为贪腐?园子的构思布局又体现了园主的何种理念?

笔者走访了镇上唯一的任兰生家族后裔任大钧老先生,以及已年逾七旬的老书记计东生。任大钧曾看到,任家曾有一本翔实的家谱,还有许多先人的画像,装满了整整一个立式木柜。可文革期间一把火化为灰烬。

任传济写的《退思园修复记》中曰:“退思园始建于清光绪十一年(1885年),园主为清赐内阁学士……”清廷因何特殊理由,会“赐”给他一个官位?新修的《同里镇志》记载,“同治三年(1864),27岁。夏,偕妻兄陆策三由河南赴京应试,未中。冬,以捐升候选同知(正五品)拜见安徽巡抚乔松年,当时英翰为藩司任兵事,……委其

任职皖军前敌营务处,驻颍州。”从这里可确定,任兰生是通过“捐纳”而进入官场的。采用“捐纳”方式担任官职,在清代是一项增加财政收入的政策,并不丢人。很多人是通过此种途径入仕的,其中也不乏优秀人才。

任兰生为何被弹劾削职,这跟他修“退思园”直接相关。有一种说法,隐含了任兰生解职与贪腐有关。内阁学士周德润上诉状《安徽厘税积弊》,“参劾任兰生盘踞利津,营私肥己……”后任兰生被解职候处。朝廷派钦差大臣核查。结论为,“所参劾条款皆不属实”。这个结论后又拖了一条不明就里的小尾巴,似乎革职既与镇压捻军无关,也与“营私肥己”无关。但朝廷还是把他的顶戴花翎给摘了。从《任兰生年表》看,任氏在官位上有良好的政声。被革职后,他倡捐救灾,“叩请圣上恩施给兰生开复原职”,以及同年安徽士绅筹银8000两,代其遵照先例捐复官职。

看来,任兰生是蒙受了不白之冤而被削职回归故里。筹建“退思园”,其含义为“进而尽忠,退而思过。”造这园子,是为静心反省过错。但“错”在何处?未看到文字记录。

退思园的构造体现了园主复杂的心态。

首先,园子的占地面积:九亩八分地。戴罪革职之人岂可大肆铺张?其次,从园子的门脸看,白

墙黑瓦中镶嵌着两扇普通木门。收敛低调啊!一方天然池水,体现了水利万物而不争的理念。这园子独特在渐渐开阔,让人不断有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惊喜。景致命名,也令人寻味:“闹红一舸”,寓春;“菰雨生凉”,夏至;“红枫金桂”,秋色;“岁寒三友”,冬也。繁华落尽,谁能逃脱这人生的宿命?但主人心有不甘,正破浪前行的石船舫,泄露了主人的雄心……

任兰生的政绩,没特别称道之处,但“退思园”,却成为园林史上的精妙一笔。

协助他造园的是当地画家兼设计师袁龙。其设计理念是承袭了明代园林设计大师计成。计先生的《园冶》,是中国最早系统阐述江南园林设计理念的著作。郑元勋说,“是惟主人胸有丘壑,则工丽可,简率亦可。否则强为造作,仅一委之工师、陶氏,水不得濛带之情,山不领回接之势,草与水不适掩映之容,安能日涉成趣哉?”由此可体味退思园的价值所在。当下某些富豪也热衷造园,乍看应有尽有,唯一缺少的却是内在的魂魄。

我们为同里有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退思园骄傲,更为同里诞生了计成这样的造园大师骄傲! ■

方言,我们的隐秘家园

文/谢雪梅

一次聚会,向前同事介绍新同事,我不无羡慕地说:“他跟老前辈钱惕明学太极,拳打得可好啦。”“噢,摸死蟹阿。”前同事蹦出一句常州话来,辅以双手的左推右转。一片轻松的笑声溅起,常州人都感觉到了这句方言用在此处的新鲜劲儿。

那次我有幸跟随艺术家周俊伟等,加入了中央美院欧洲考察之旅。在欧洲街头,跟常州3位艺术家说起常州话,那感觉真是惬意。异国突闻常州方言,惊为知己乡人的亲切与喜悦;因外语不佳,在博物馆乃至街头问路,有人从容淡定地用常州方言与老外交流,居然没有障碍地做到了——事实上,应该是一脸真切的神情以及手舞足蹈是人类的万能语言吧。

那次在办公室给父亲打电话,说起了方言。年长于我的同事感叹,你这样的常州话就应该多说,他这位地道的常州人,遗憾于听到的地道的常州话越来越少了。

人到中年,我的感慨自然也深。记得初入职场时,从农门“跃”入吃商品粮的行列,急着要用掉自己一身的土腥气,加之又是主持人,一时间对自己满口的武进乡下话深恶痛绝,恨不得彻底遗忘了才好;因更迷恋文字,后来我还是到了报社。当年好不容易练得“字正腔圆”的普通话也就慢慢丢了。

多年后,我幡然醒悟,普通话再迟也学得好,可是,一度让我自卑得想要抛弃的方言,凝结母语亲情信息的方言,想要再让孩子捡

起,已十分困难了。“炒蚕豆,炒黄豆,噼里啪啦翻跟头。”偶尔鼓励上高中的女儿学说常州话,她冒出仅会的几句,生疏得像幼儿园牙牙学语的孩子。

方言是身份是通行证是根。有它,一个人就多了一个家园。现在我感觉一个人如果只会说普通话,就少了一份神秘,少了一个娘家,少了一个源头。

每一种方言都有其独到之处,尤其是在特定语境中,它的韵味,绝倒,玄妙,非此文化语境中人,难以心领神会。

在异国他乡,三五好友,热络络地说一口方言,那份舒坦就像被面包蛋糕三明治统治了多日的中国胃,终于尝到了中国餐后的贴心贴肺;那份享受就像海外华人,泡上一杯家乡的新茶,但见芽芽直立,汤色清冽,轻啜一口,幽香四溢——所谓乡音乡色乡情乡愁是也。

欧洲的博物馆中有不少关于“巴别塔”的杰作。据《圣经》记载,人类曾经使用同一种语言,大洪水过去之后,巴比伦想要建造一座高塔,“塔顶通天,为要扬我们的名。”上帝知道后,就使人们的语言彼此不再相通。这样,这座通天塔就未能建成,人们也分散到了世界各地。既然上帝赋予了不同国别不同地域不同肤色的我们这么丰富的语言,我们何不好好珍惜。设想假如地球上的人类都操持着同一种语言,一“耳”了然,一听即懂,人类又是如何单调无趣。■